

夜光杯

前几日和先生一起回我父亲的老家浦江补办喜酒,先生在车上表态,他就是一块人形立板来走个流程,我笑言那可不行,这场婚礼来的才是血亲。话虽这么讲,但心底里也觉得真正的婚礼已经在上海办完了,可见我与先生的自我认知都是“上海小囡”。

而父亲的自我认知从来都是“浦江佬”,尽管他18岁就扒着绿皮火车走出家乡,扎根上海,转眼早已大半辈子。小时候我一直以为他是一名光荣的村干部,因为不管村里发生什么事,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冲锋陷阵、施以援手,平时的妻管严仿佛瞬间掌握了川剧变脸的技艺,和家人吹胡子瞪眼也要去管别家人的事。长大了才知道,他乃普通村民一枚,甚至连这个抬头都不能算有,因为他的户籍早换成了上海,在老家的房子也成了危房,摇摇欲坠,每次回去,他和我们一样,都是住酒店的异乡人。但显然,这些客观事实丝毫不能动摇我爸的乡愁。

后来,我似乎从书里懵懵懂懂找到了些许答案——莫言说故乡是“血地”,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

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贾平凹又说你生在哪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记得当时扪心自问了一句:如果有人阻拦我回上海,我会怎么样?心里立刻有声音喊了一嗓子:吹胡子瞪眼也不干啊!推己及人,父亲和浦江的关系正如我与上海吧。可如果把问题设置得再深入一些呢?如果上海

一根面

楹逸

沾亲带故却常年不见的亲戚总要我出钱出力帮忙,我会不会帮?我犹豫了,甚至惭愧地说心里的天平更倾向于“臣妾做不到”。

我与父亲血脉相连,我们都有故乡,有血地,可在对血亲的理解上,我们却好像走往了不同方向。如此这般的差异,只能彼此尊重了:上海的婚礼我说了算,浦江的婚礼照着父亲的想法办。受邀而来的我老师拍拍我:“老家这场婚礼对你父亲意义重大”。

“转头看看父亲,正与亲戚们推杯换盏,圆桌上流动着方言,酒杯上映衬着他松弛的笑脸,不禁暗

抽文《灶前灶后》在“夜光杯”发表后,接连有读者在“夜光杯”上续谈,其中李宗益先生《“灶前灶后”之我见》对“灶前”提出不同看法,这表明百姓对“飞”到家里的夜报关心有加,阅读认真,是件好事。

其实,对“灶前”的理解,李文同我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他那边说是称“灶前头”的。实际上我的文章也特别点到了“灶前”也叫“灶前头”,并引了胡祖德著作中的书证,这里再引一次原文:“‘灶前’另有个说法是‘灶前头’,

「穷灶前,富水缸」

褚半农

民国初期浦东人胡祖德收集的《看潮歌》中有例句:“某人烧火常坐灶前头……”(《沪谚外编》)不知李先生看到了这句没有。至于把他母亲所说的写成“灶掩头”,这是方言中的异形词,也叫语转词,即读音稍有变化,写出来变成另外一个词了。如青菜,在农村一直叫“藏菜”,明代起就有文献记载,我们这边至今这样称呼。但在实际使用中,上海及苏南地区因口音的关系,出现了不止一个异形词、语转词,如有上菜、常菜、塘菜等。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从“藏菜”这根藤上“长”出来的,而“灶掩头”明显也是从“灶前头”上来的。这种现象在方言中一直存在,只是当今特别多。有拼音字母正音的普通话,各地发音尚且不能完全一样,出现了“沪普”“川普”等,方言中因发音差别而出现异形词、语转词不足为奇。

李先生还讲到他的两个泥瓦工儿子,每砌好一座灶头,最后总爱在灶墙侧面写几个字,其中写得最多的内容,是一副对联:“缸中多积水,灶后少堆柴”。我不是泥瓦工,也没有砌过灶头,但是这10字对联我恰恰也多次写过,共写过多少次?已记不清了,但肯定不止一次两次,有自己家的,也有别人家的。人家的灶头叫我去写,原因是还要我画灶花。我写的这副对联,同样是这10个字,但同李文说的有点不一样,是“缸中多积水,灶前少堆柴”。如果我真要写成“灶后少堆柴”,估计东家要骂我了。还是引用清末民初的胡祖德在《沪谚》中收集的俗语来说吧:“穷灶前,富水缸。预防火患。”(卷上)“富水缸”就是“缸中多积水”,而“穷灶前”,不就是“灶前少堆柴”吗?

自明清、民国以来,我们的祖先连续提供了那么多的“灶前(头)”文献书证,除了文章引用的外,我的电脑库里还存有不少例句,表明这是个方言常用词,且流传有序,记录有文,也是可“呈堂供证”的证据。至于现在出现和使用变化了的词语,原因很多,例证很多,灶头用词上也另有几个,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和研究课题了。

健康

付:嫁女儿这件心头大事,于父亲而言,这一刻才算真正完成吧。

散席时,姐夫提出晚上带我们去吃本地特色美食——一碗上过央视的饭,名唤“潘周家一根面”。在山间小路上阵阵弯弯绕,终于在夜幕下到达了目的地,一拉开车门我就惊了一记!大伯大妈、叔叔婶婶、哥哥嫂嫂、姐姐姐夫、侄女侄子……家族里血缘最近的二十几口人已先行到达,六七辆车霸气地将店面门口的空地全部占据,心里突然就冒出一句台词——我家里有人!不禁被自己逗笑。

老板亲自接待,领着我们先参观了有400年历史的潘周家村,结果才知道,这位老板也是亲戚呐!他家的面已经传承数百年从未间断,这“一根面”也确实神奇,一斤面粉就能拉出百米余长,在央视节目里的一根257米,可供几十人吃,用来跳绳都不会断。每年10月天气渐凉的时候,潘周家村村民就开始做一根面,春节临近时达到高潮,他们会用一根面招待宾客、赠送亲朋。

进包间,一大家子呼啦啦坐满了两大张圆桌,父亲招呼着拍全家福,不少人摆手,那么多人拍不进去的!“我手机有广角。”我掏出手机交给老板儿子。咔嚓一声,照片定格,正如片中之人自出生就被血脉定格在一起。

主角终于被端了上来,也不免一惊——这哪是一碗面?分明是一缸!数量惊人的蛋皮和肉糜浇头将面盖得严严实实,根本瞧不见。我有些兴奋地搓着小手开始观看大家盛面,却发现并没人在意到底是一根还是两根,都只猴急地想嗦上一口,结果每个人都速速用筷子夹断了面条。“这样根本验证不了到底是不是一根面啊!”忍不住跟妈妈咬耳朵。妈妈却淡定回答,绝对是一根!原来她已经去厨房“侦察”过了!

赶紧也动起筷子。嗦一口面条,软中带着劲儿,很像浦江的女人,在传统的夹缝里展现着她们旺盛的韧性;烧柴灶上炒出来的猪肉带着一股子彪悍的肉香;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蛋皮让我想起上海的小馄饨,汤里总是飘着几丝落落的蛋皮;最后喝一口

电视屏幕里,一打开,看到最多的体育节目就是足球。尤其是在周末,从早到晚,现场转播的就是足球,国内国外,各大洲的俱乐部比赛,世界性的杯赛,反正有什么精彩比赛就现场转什么。总之,墨城人对足球的狂热劲头,真是不入其境,不知其情;入其境,才真正感受到。

在我们筹建饭店的改建工程现场,我接触到负责电气安装工程的兄弟四人,他们把足球带来上班,间隙随时踢两脚,休息的时候就在花园里的空地上踢球。更有趣的是,老板来了,他们不但不回避,老板反而先和他们一块踢一会儿球,然后再谈工作。老大大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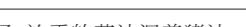
中国的节气是个奇妙而智慧的发现,大雪那天往往会飘雪,霜降之日大地一派苍茫。然而唯有桂花不遵节律的号令,随势而变,爽心为之。开在春季,“月桂花上雨,春归一凭栏”“怪底春山桂开早,仙籍浮香远相告”。它也经历秋天,三秋桂子,乐伴钓叟莲娃。若说炎炎夏日它繁茂长叶不开花?可以回想一下泼天作乱的夏金桂。嗯,停,直接到冬季吧。虽然也是枝上无花,但是点点蜜黄甜香,萼瓣俱全,舒展在茶盅的热水上,点缀在白糯米糕的中心,以及酒酿、汤团、果羹,等等。萧肃肃穆的寒气来临时,似乎万物都可以被一掠晒通透的桂花激活,提醒人们曾有一个时刻,被浓郁的甜香留住,驻足在某处、某树,望了一会儿高空,和身边的人一起。

桂花的香气是突如其来的。它的花朵簇生而微小,在枝上叶间打朵的过程往往不被察觉。又常常是在溽暑刚过,第一丝秋凉晨风告知人们不必再日夜苦于炎热之际。最初时的少量芬芳引不起注意,而就在一夜之间,寒潮南下、疾风骤起,还没来得及保暖加衣的突然时刻,桂花的馥郁芬芳已经香透了全城。早也香,晚也香,走在街道上偶一转角,一树金灿灿的桂花静静地用香气笼罩你和你身旁的人。

小朋友喜欢桂花,蹦蹦跳跳的放学路上,拉低枝条,攥一捧刚从枝上离开的金黄小花点儿。回家泡在洗脸盆的透明瓶子里,不仅好看,而且好香!老人或许更爱桂花,尤其是早晨沐浴在温暖阳光里的那些新开出的嫩黄花朵,香气缱绻,还没有积攒出凌人逼迫的浓甜,而是如晨曦般闪烁斑斓。那些在花树下高高举起手机的老年人们,眯着眼睛,皱起鼻子。或许在为朋友圈上即将分享满满的九宫格美照而开心,同时也因为不能随着照片去分享流动在空气里到处都是的桂花香气而可惜。但是最可惜的也可能是桂花它习惯于边开边落,如果遇到了风大的天气,再或是一夜秋雨,第二天的路面上,湿漉漉遍撒桂花小粒,而那香气之浓沉富丽,一旦经验过就再也不会忘记。

成熟后的桂花在上佳天气里也会无声而落,从树上落向草间。在市声不停的环境里,只能将此描述为桂花无声落下,只能无言地看着点点黄花接连不断地飞入大地的怀抱。但是,如果在很静很静的

古代与深山里,桂花落下可能真的有声音,会被伟大的诗人听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你切割它,甚至断了它,但始终无法否认它是一根血脉,打断骨头还连着筋。这根面从我的胃蜿蜒到心,将父亲、乡愁、血亲串在了一起,我想我应该是明白了父亲的执拗,那是比一根面更古老的东西。

一碗面落肚,脑子里关于一根面的介绍又自然浮起,也不知道为什么,此时的文字突然有了鲜活的生命力,翻滚着成了一幕幕影像——年节将至,全村人一起做一根面,拉长,再拉长,把浦江人的辛劳和智慧延续,把乡村的血脉和传统延续,把长长的情谊延续;挂起,再挂起,拉到极限的一根面从村头挂到村尾,一眼看去就像延绵不绝的乳白色山峰;夹断,再夹断,吃面的人可以随意盛捞,但永远不能否认碗里头就是一根面。实在是像极了血缘,

莱蒙,告诉我说,周末他们会去球场比赛。他们也不是什么专业队,也不代表什么队,只是喜欢踢。在墨西哥城,像这样自发的球队不知要有多少?也可知,足球普及到什么地步,人们

墨西哥足球掠影

邱根发

喜爱足球到什么地步。在我们居住的附近,有一个公园的露天剧场,中间有一大块水泥地,每天早上,总有几队人马在踢球;周末则是轮流几支球队来比赛,球技不错。我还看到,每到周六周日,总有一对父子练球。孩子看样子还

桂花落

杨俊蕾

完全不知道考斯特中巴车的中国人恐怕属于少数。即使没有乘过,至少也有机会在路上见过。其实考斯特是一种中巴品牌的总称,有各种档次,其座位数量不尽相同。规格和型号虽然不同,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上车后,左侧扶手的旁边,有一个单人座位,在本文中姑且称其为考斯特宝座。

称为宝座有它的道理。这个座位比后面的单人座(一般是两个,其中还有一个建在后轮之上,座位偏低,不方便伸腿)宽敞些,伸腿毫无障碍。由于靠近车门,上下车当然非常方便,腿脚灵活的,简直就是一个转身的工夫。宝座的视野很棒,往任何方向的视距都差不多。有些人乘坐大巴、中巴时,不喜欢坐双人座,总觉得不如单人座自由自在,那么宝座就非常理想了。

说了这么多宝座的好处,本文的主旨却是:宝座虽然好,选坐有讲究。当我们集体外出旅游时,最好把宝座让给导游或接待人员。这个位置就像是一个指挥中枢或者是交流中心,非常有利于导游工作。在这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便于观察全车任何位置的人,也方便与任何位置的人进行对话。在有些车型上,紧挨着副驾驶座位后面有一个座位,可谓仅次于宝座的方便交流的座位。可惜缺点是太靠前了,讲话如果不用麦克风,不利于最后一排听清,观察最后一排也偏远了一些。还必须提到,很多车型没有这个座位的。即使有,空间也特别狭小。再说到宝座,因为近车门,就有利于导游迅速下车,照顾老弱病残和特殊需求者。

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乘坐习惯。车中职位越高的,座位越靠前,一般是双人座位的第一排为尊,方向与行车方向一致。主位一旦确定,其他座位就顺理成章了,综合职位、辈分、名分、年龄等因素,大家不难找到属于自己的座位。应当强调的一点当然要留在最后披露。是时候描述一下宝座的主人了。机关单位一般设有负责内外联络和上下协调的部门及其负责人,通常是办公室及其主任,在民间社团的相应职务通常是秘书长。主任或秘书长(以下简称秘书长)是否几乎自动坐上考斯特宝座,是该单位同事之间默契程度的指标。嘉宾上车时,秘书长在车门口礼貌迎接。车子一开动,秘书长简要地表示欢迎之后,一般应当说明前方目的地和所需时间并解惑释疑。如果行车时间较长,秘书长就应当变成一个临时会议的主持者,要发挥组织协调能力,提出社会热点问题或深浅适度的话题,恰如其分地活跃车内气氛。到达目的地之后,秘书长在车门旁帮扶一把或暖语招呼。显而易见,考斯特宝座堪称秘书长的专座,是他们顺利工作的重要条件。

没有上学,每每练得筋疲力尽,父亲仍不要休,继续训练,直到小孩站立不稳才罢休。这个小男孩,动作干净、利索,脚力很重,踢、踩、盘、头顶等基本功都不错,看来年纪这么小已有几年球龄了。我有时和孩子父亲聊天,他告诉我,我要从小培养孩子踢球的兴趣,争取到著名的普米塔斯足球学校训练,最终目标是进国家队。在墨西哥城,这样的父子不少,未来的球星,想必会在他们中间产生吧!

我有时候去超市,一进门,就看到大足球。更使我感动的是,路过一些穷人的住宅区,尽管房子简陋破烂,环境肮脏,道路不平,但是,总会有一个像样

的足球场。那些孩子们,光着脚在奔跑着,抢着球,不管下雨、刮风、烈日、酷暑,总是见到他们拼命地踢着球。周围还有啦啦队,为他们鼓掌。在雨季,汗水、雨水、地上的泥浆交杂在一起,个个都像泥人一样,仍然不管不顾地踢着球。我每次见到这场景,就会想,这些穷人孩子们,除了喜欢足球,也许也奢望有朝一日,能踢出名堂,出人头地,像马纳多拉一样,从穷小子成为世界巨星!

足球运动如此普及、植根于民众之中,也许就是因此,美洲才会不断出现超级世界球星吧!

七夕会

华以刚

鸟的天堂



方忠麟 摄影

七夕会